



沈氏學叢卷之五

馮李 沈堯中

君道

正統

德運

正朔

丹書

創守

中興

臣道

臣品

社稷臣

忠臣

奸雄

朋黨

禮上

冠禮

太子即位禮

郊祀



五帝

明堂

禘祫

宗廟

同堂異室

支子立廟論

庶人祭于寢

社稷

君道

正統

古今論治統者春秋尚矣繫正于王繫王于天天叙天秩天命天討如是而已顧世有治亂統有經權太昊炎黃世及也而唐虞禪甘誓胤征上伐下也而湯武放伐亦曰順天應人三代而下秦滅六國海內一統功之首罪之魁也後得天下莫若漢

爲其誅暴也次莫若唐爲其戡亂也宋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與篡何異特其受禪之日兵不血刃歷年多施澤于民久亦漢唐之亞也乃若司馬晉與魏埒爾是時天下無統不歸之晉又將安歸東晉之後有宋齊梁陳裕之弒安恭也道成之弒蒼梧汝陰也行之弒寶融而霸先之弒江陰也是天下之大殘也其魏乎猗廬以來逐劉曜驅匈奴于晉爲有功非五胡亂華之比也降是而周宋公弒矣較之霸先猶爲彼善于此隋幾混一猶之乎秦與晉也不可得而廢也唐之後有梁晉周溫之

弒昭與昭宜也敬瑭之弒珂也郭威之弒贊也是
天下之大賊也其後唐乎破黃巢復長安唐亡猶
奉正朔忠義凜然乃若劉知遠非敬瑭之比也契
丹滅晉而漢興焉猶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也不
可得而廢也故唐虞禪權也晉宋亦曰禪則謬矣
况宋齊梁陳乎湯武放伐權也晉周亦曰放伐則
舛矣况朱梁石晉乎乃若宋祚偏安遼金荐食蒙
古氏長驅而有之踰江淮窮閩粵不奪不廢是天
下之大變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湯八荒乾坤闢而再正日月
浴而重朗大明日曆稱爲功高萬古得國之正直
與黃虞爭烈而漢且瞠乎其後矣何唐宋之足云
宜乎聖子神孫萬萬世無窮也故嘗爲之說曰治
統有二有正統有變統盤古以下太昊炎黃少昊
顓鬻唐虞夏商周漢唐宋及我

皇明正統也秦政晉炎魏嗣周覺隋堅唐勗後漢
北漢元變統也若羿浞莽丕劉裕武嬰朱温從珂
敬瑭郭威是謂篡國周之秦漢之楚後漢之吳魏
之齊梁周之陳是謂僭國均之非統也正統宜延
則夏不書羿浞而書少康漢不書莽而書孺子正

統宜進則北漢鈞未滅而書宋元順帝未遁而書
皇明變統宜奪則秦昭莊不書而書東周隋侑侗
不書而書唐變統宜予則唐閔帝亡而猶書從益
漢隱帝亡而猶書從鈞篡國宜誅則宋齊梁陳不
書而書魏周朱梁晉周不書而書後唐與漢僭國
宜斥則西楚不書而書漢魏吳不書而書後漢女
后不可訓則呂雉不書而書少帝武嬰不書而書
中宗夷狄不可長則魏不始于拓跋珪而始于明
元泰常之六年元不始于鐵木真而始于世祖至
元之十七年此外封建竊據大則書小則否其各
始終凡例壹稟于春秋而叅以范氏唐鑑胡氏補
遺朱子綱目間亦附以己意總之求合于天而先
儒異同弗敢泥也

德運

帝王德運始自伏羲以木德王嗣後神農爲炎帝
軒轅爲黃帝少昊爲金天以至周爲木德所謂天
之曆數帝王相傳之次第也自鄒衍主相勝之說
秦人采之以周爲火秦代周從所不勝故主水德
色尚黑漢張蒼奪秦而以漢水勝周火賈誼予秦
而以漢土勝秦水予奪不同其主相勝一也迨至

劉向復主相生漢承周木爲火似爲得之漢以下
何其紛紛也且夏尚金而色尚黑則尚爲德之次
殷尚水而色尚白則德爲尚之次三代時且無定
制如此况其他乎

正朔

帝王正朔同乎異乎虞書月正正月周禮正歲正
月蓋自顓頊以迄于周末之有改至秦始皇改正朔
亦不改時與月漢儒遂謂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商
以元祀十二月周以春王正月爲證而實非也商
書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三祀十有二月

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自元祀十二月至三
祀十二月凡二年若以元祀爲卽位三祀爲服闋
是太甲不以三年喪也豈禮也哉竊謂先王之喪
在前十二月踰年改元此十二月期而小祥故祀
于先王先儒誤以此月爲卽位遂謂商正建丑是
訛之訛也所云革夏正猶之反商政古政正字通
用蓋對桀紂而言若先王所行一纘一由未嘗革
而反之也春秋春王正月左氏春王周正月周字
是旁註蓋別于魯杜註別于夏殷胡氏遂謂周正
月爲子月孔子加一春字爲行夏之時愚請以周

事論之豳風周公所作也七月流火正指申月十月蟋蟀下曰爲改歲謂歲候之改非謂改爲正歲也不然又何以二之日爲卒歲乎其諸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四月徂夏六月徂暑皆可証也周禮亦周公所作也正月之吉始和亦惟寅月乃可言和凡言正歲次于歲終之下正指寅月凌人掌冰政歲十有二月斬冰與豳風二之日合鄭司農云凌人掌冰政主藏冰之官也杜子春改政爲正是又以周爲建丑也而可乎其諸上春獻種中春始蚕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可證也又卽以春秋論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叅同契仲秋麥苗生故以無爲異前此麥不得言苗無不得言異也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配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蓋惟巳月故謂旣耕前此不得言旣耕也正月無冰無可納也二月無冰無可出也獨十月隕霜殺菽恐有缺文如君氏郭公之類正月二日日南至經文無之卽據左氏四月取麥

秋取禾此正日至之時也故書來取若謂四月爲
卯月則麥未熟秋爲夏則禾未熟奚取焉故左氏
之可信者本文也其不可信者漢儒爲之也不然
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偃曰克之其在九月十月
之交乎繼書冬十二月晉滅虢均之左氏也九十
月爲是則十二月爲非十二月爲是則九月十月爲
非竊謂十二月漢儒所改九十月所不及改者也
左且不足憑况其下乎乃若孔子所謂行夏之時
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周時訓止記物候夏小
正兼記人事堯典亦曰敬授人時蓋以人時言非
以正朔言也且周武王卽天子位猶仍侯位年數
與湯俱不改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
子竹書紀年亦因之年且不改朔可知矣然則禮
有改正朔之文非耶曰此非三代之文而秦漢人
之文也

丹書

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得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
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
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
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
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
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暢若恐懼
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
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
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
戶爲銘焉于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
於矛爲銘焉

創守

唐太宗嘗問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創業難矣
徵曰守成難矣蓋各當其時而言之大都皆不易
也蓋創業者不患志之不銳而患法之未善守成
者不患法之未備而患志之易移攷之于周武王
未受命得周公而法制大備成王幼又得公而繼

序思不忘創守一心授受一道八百年有道之長
 良有以也漢高規模宏遠日不暇給所與共事僅
 僅刀筆之吏綿蕞之儒故大封宗室而七國覆呂
 后用事而外戚寵卒之宗室削弱諂事外戚而漢
 鼎遂移是法之未善也唐高有太宗為之子綜理
 周密身致太平惜乎父子兄弟之間多有慚德甚
 至納巢刺王妃而封子明于是武韋楊氏相繼煽
 亂安史乘之藩鎮終之是亦法之未善也至于有
 宋鑒藩鎮之禍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而甲兵
 財賦盡歸于朝廷其蒞中國可謂無遺法矣而邊
 鎮既弱夷狄遂強遼金元與宋相為終始蓋知有
 內而不知有外也若守成之主亦不過遵先王之
 法張之過則為漢武弛之過則為元成哀其惟漢
 之文帝宋之仁宗乎一則可為而能不為一則恭
 儉四十年如一日此其心何心也是故創業者務
 在計遠大而事制曲防每為不必然之慮以待之
 于後守成者務在與民休息而防微杜漸每為不
 可易之計以合之于前如是而天下有不治安者
 未之有也

中興

三代中興之君若夏少康商太戊周宣王當其時少康有靡太戊有巫咸臣扈周宣有張仲吉甫豈非輔佐之得人哉而要之祖宗之德澤有以培之也蓋禹受舜禪湯武順天應人初無一毫利天下之心而深仁厚澤又有以固結于天下故繼體不類尚依依眷恋而不忍叛而一遇有爲之主則其興也勃焉三代而下僅得光武亦以高帝之寬大文景之節儉猶在民心故炎燼灰而復然若乃晉之中宗宋之高宗僅如東遷之平耳不足數也

臣道

臣品

荀子曰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一曰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難百姓不稅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加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拒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

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危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識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曰撓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諍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

比于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君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

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開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

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

社稷臣

漢武帝嘗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之矣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及後淮南王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

好直諫伏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然則黯真其人矣况所謂不動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不亦真正英雄豪傑也哉

忠臣不私

蕭何曹參方議功有隙其後何疾丞惠帝問誰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告舍人趣治裝既代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其後安祿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

營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令之氣色
乃益精明昔之爲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於如
此非獨推薦之爲難而代其職不更變之爲尤難
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
復先國事而忘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於修
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
力主會盟而致平涼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
請爲帥以代已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
豈不遠哉

奸雄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
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
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
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
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
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
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整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
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

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音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之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朋黨

歐陽子曰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唐實錄見文蔚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其在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

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
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
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
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
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
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君子
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
其理同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
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
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

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
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
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
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有
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
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
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
而去之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
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禮上

冠禮

冠禮著於儀禮冠義記於禮記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也故古之冠者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卿大夫相告之辭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則醴辭也令月吉日昭示爾字爰自禮加髦士攸宜則字辭也近於民遠於佞則周成王之祝辭也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成德則漢昭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善范文子告之以戒或告以實或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柰何周轍不西是禮幾泯唐孫嗣昌亦嘗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却立外庭大笑無惑乎冠禮之不行也

太子卽位禮

先儒言古者天子崩太子卽位其別有四始崩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逸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旣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祚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是也漢以來尊短喪之制廢諒闇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

復聞矣

郊祀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鄭註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禘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

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

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嘆哉

通考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

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夫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爲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爲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諱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

五帝

通考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時名曰五帝鄭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爲祀五帝且據緯書爲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信

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爲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
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爲得也其說善矣
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爲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天
大謂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
而元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爲天之
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
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
主而在天猶五嶽爲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
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卽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
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卽后土亦不可家語所言盡
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
無因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亦過矣
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
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爲各有名稱甚
者或爲之姓字其妖妄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
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

明堂

明堂自古有之黃帝有合宮堯有衢室舜有總章
皆明堂異名素問序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

考建五帝晁錯策亦云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皆言帝王之居也及攷考工記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九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以至廟門闈門路門應門內有九室以居九嬪外有九室以朝九卿與夫王宮門阿之制其言帝王之居明甚卽呂氏月令南明堂東青陽西總章北玄堂中大室皆曰太廟雖非帝王之制其爲帝王之居一也若乃泰山明堂則爲天子巡守朝諸侯之所故孟子以爲王者之堂及漢武帝問明堂制公玉帶以黃帝對而曰一殿四方無壁蓋之以茅園之以水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妄希帝旨儒者不道然此亦東巡之明堂而非國中之明堂也自呂氏泥告朔之說而謂爲太廟鄭康成泥園水之說而謂爲辟廱蔡邕又泥太廟辟廱之說而謂明堂太廟辟廱三者異名同實皆非也善乎顏師古之言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大戴禮曰在近郊此奚足

信謂宜近在宮中斯言確矣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禩三代之達禮也明堂以享
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
爲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思文郊祀后稷之樂
章也我將宗祀文王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
乎祖尊祖以明有本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
王業實成於文王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
之所當然禮之所從起而非厚於其禩也

朱子曰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
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
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
禮而明堂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楊氏曰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祀
上帝禮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之詩
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爲尤備故程子曰
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于屋下而
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禘祫

禘有大禘有常禘禮不王不禘王者追祭始祖所
自出而以始祖配之此大禘也春秋閔之禘于莊
公也爲致新主僖之禘于太廟也爲致夫人此常
禘也祫有大祫有小祫時祭之祫小祫也三年之
祫大祫也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并毀廟之
主而祀之

宗廟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
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
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
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
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
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
于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
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
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

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毋起寢廟但藏其
王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
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
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
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
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旣無以
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
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
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
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
所不安矣

同堂異室

通考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
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
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
穆之位大拘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
說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
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
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
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幸見昭考

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爲證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旣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爲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考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孫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

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
 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
 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
 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
 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
 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
 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
 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
 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
 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

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
 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
 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
 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
 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
 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
 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
 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
 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
 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

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亦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

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魯祖也河亶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五世祖也雍已五世伯

祖也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此十五廟皆未合祧遷又不止十廟而已 其昭

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施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廟以世言是昭穆宜正也第自古以來有以兄弟繼者有以孫繼者又

有以叔繼者兄弟繼將爲二世乎將爲一世乎孫繼將爲二世乎將爲三世乎叔繼將逾而越乎將順而降乎以故先儒又有同堂異室之思竊攷古制太祖廟南向凡五楹東西爲夾室各三楹其下左昭右穆以次而南亦各三楹兄弟繼則共處一室各居一楹爲一世可也孫繼祖則加禰廟而爲三世可也叔繼姪則以君臣序而爲二世可也由是合祭則同于太廟由是特祭則各于其廟由是祧昭則昭之位皆移由是祧穆則穆之位皆移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昭藏東夾室穆藏西夾室夫祫則出之乃爲得宜耳然則所稱若何弟稱皇兄孫稱皇祖考姪稱有二繼統不繼嗣稱皇伯繼嗣而後繼統稱皇考名正言順無容議矣乃若兄繼弟叔繼姪稱之爲弟姪則後難列于其下稱之爲考未有弟子其兄而姪子其叔者要知以君臣論不以父子論上稱稱先皇帝自稱稱嗣皇帝亦庶乎其可矣

支子立廟論

王氏廉曰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

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
宗子爲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
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
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
子旣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
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
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又宗子爲
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
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
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又按曾子問以上牲
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
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
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
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
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
禰得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
爲大夫得祭曾祖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
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
子爲祭也寄廟之說經無明文又按庶子爲大夫
不敢立廟而祭於宗子之家故疏曰宗廟在宗子

之家是重宗也然則庶子爲大夫不得立廟明矣
按王制大夫三廟凡爲大夫者則得立矣無嫌於
適庶之分然宗子之三廟或不與庶子之爲大夫
者同行宗子所立之三廟是宗適之正派庶子之
爲大夫者其三廟乃小宗也而與宗子之正派不
相同也要之庶子之爲大夫者自得祭於其家小
宗之三廟或因事告祭於宗子之家大宗之三廟
者以宗爲重故也設或宗子之三廟其分皆卑於
庶子但就小宗家廟出祧主而祭之非爲庶子而
加一廟也以重宗爲事歟

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
不得以大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爲宗
服文則知諸侯尊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又諸
侯別子封爲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知其然諸
侯旣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考居然
別祭四代或疑人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以
塞矣

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宜帝支子不應祭章郡
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尊宗聖庶奪嫡况
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又攻

乎異端宜加議罪按漢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
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
諸侯尚有奪義况天子乎

庶人祭于寢

或問庶人祭於寢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
却是違禮朱子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
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
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程子亦云高
祖有服服旣如是祭亦如是又云無遠近多少須
當祭之蓋根本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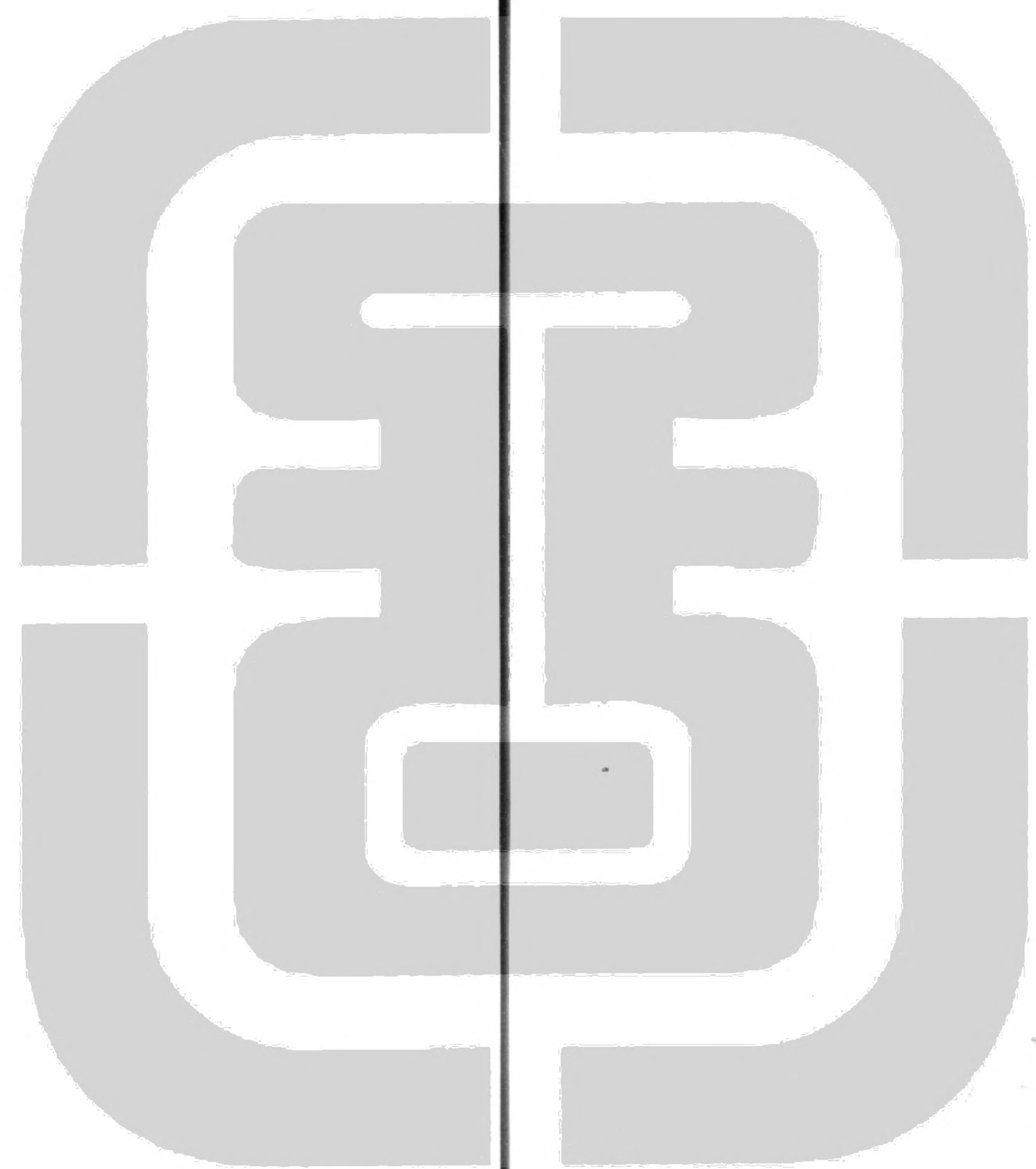
社稷

陳氏禮書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
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
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
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
以句龍稷配以柱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
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
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
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爲羣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

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監戒之理王之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蓋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朱傳所謂夏以松商以

相周以粟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
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盖有所受之也先王
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
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
之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闕此
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而已
祭之牲以太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
王祭也南面其服也絺冕其牲于黝其祭血祭其
罇大壘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
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
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
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
社配有以戌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太
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book,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